

《看香头》（一名：《顶神诈银》）

主要角色

严氏：旦
倪员外：末
倪安人：老旦

情节

剧本所述，扬州有倪员外者，产业丰富。只生一子，方在志学之年，珍爱殊甚。忽然得病，嘱家人请一老巫严媪到家，行看香头之法，以代医生之诊治。家人奉命前去，立邀严媪同行，路途之间，彼此谈说家常以慰寂寞，而严媪非常乖觉，早将倪子之年岁情性及起病之时日病后之状况，尽悉无遗。至严家行使其术，随口说出，无不吻合。倪老夫妇，惊为天仙降临，竭诚供奉，具依严媪吩咐，一一给予焉。

注释

古人神道设杀，盖为行政上之附属品，维系人心者也。后世奸佞百出，还变本加厉，藉鬼神以吓人氏，并藉鬼神以欺诈人民，又藉鬼神以要挟人民，种种伎俩，不一而足。江南风俗，迷信较他省为尤甚。师婆师娘，随处可招致，类皆杰黠妇女，练习此业，恃为衣食之源流。其骗财之法，专门探听来人口气，迷信者愚夫愚妇，恒居多数，未有不入其彀中。且生财之道又能因人而施，富家则多取，贫家则少取，总以借重于鬼神，使人乐输，毫无硬敲竹杠之嫌，法诚善矣。

根据《戏考》第二十七册整理

【第一场】

（严氏上。）

严氏（念） 一生为名利，终日走奔波。
（白） 吾，严门蒙氏，在扬州居住。不幸丈夫早亡，只剩吾一身一口，姘头倒也轧得几个，俱不称心。但是无有田地房屋，难以度日，只得假冒顶神，为人看香头治病，东哄西哄，倒也混此洋钱。这几天无有什么生意，不免到街上走走。
（西皮原板） 自幼生长在扬州，
东奔西驰几时休？
只为家贫难糊口，
终日替人看香头。

（严氏下。）

【第二场】

（倪员外、倪安人同上。）

倪员外（引子） 家财万贯称富豪，
倪安人（引子） 夫妻终日乐逍遥。
倪员外（白） 咳，吾的儿子，昨日从学堂中回来，遍体发热，一夜不睡，如何是好？
倪安人（白） 你要替他请一位医生，看看才好。
倪员外（白） 扬州的医生技艺都不高明。前日姑太太得病，吃了医生一剂膏药，反倒厉害了。
（跟役暗上。）
倪安人（白） 据你这样看来，难道就由吾的儿子病着不成？
跟役（白） 启奏老爷、太太：我们这扬州城内，有一位妇人。你顶着神仙，为人看香头治病，十分灵验。何不请她来，替少爷治治看？
倪员外（白） 你可认得此人？
跟役（白） 小人认得她。
倪员外（白） 好，你就去快快将她请得来，替你少爷治治。
跟役（白） 是。

(跟役下。)

倪员外 (念) 只为吾儿身有恙，
倪安人 (念) 好叫我二老挂心肠。
(倪员外、倪安人同下。)

【第三场】

(严氏上。)

严氏 (西皮摇板) 穿过大街走小巷，
(严氏转场。)

严氏 (西皮摇板) 只见一人走慌忙。
(跟役上。)

跟役 (白) 严神仙来了？
严氏 (白) 原来是裘大哥。你往哪里去哈？
跟役 (白) 严神仙，是你不知道，吾奉了我主人之命，特叫吾来请你。
严氏 (白) 你的主人是谁呀？是哪一家呀？
跟役 (白) 我们主人就是倪员外，倪百万呐。

(严氏暗点头作喜。)

严氏 (白) 你们员外请我做啥格事体呀？
跟役 (白) 只因我们少爷得了病症，要请你老人家去看看。
严氏 (白) 呵，叫你请我去看病吓？
跟役 (白) 正是。
严氏 (白) 今天巧了，我不得工夫，不能去。
跟役 (白) 无论如何要得今日去一趟才好。
严氏 (白) 弗成功革。今天张老爷那里也请我，李大人那里也请我，我倒有十多处，今天万万赶不来。
跟役 (白) 无论你老人家如何得忙碌，总要到我们宅里去一趟才好。吾家主人是极开阔的，断不能少把你钱。
严氏 (白) 钱不钱倒不要紧，但是我的工夫艰难。既是大哥如此地说法，我就同你去上一趟。但不知道离此地有多少路境呐？
跟役 (白) 就在前面，仁寿巷，走过两条街就到了。
严氏 (白) 如此说来，你就带路。
跟役 (白) 好，一同前往。
严氏 (白) 你们的少爷，今年多大岁数了？
跟役 (白) 我家少爷今年一十四岁了。
严氏 (白) 晓得哉。他的病是几时得的呀？
跟役 (白) 我家少爷自从昨日由学堂中回来，就得了病了。
严氏 (白) 他是怎样的不爽快呢？
跟役 (白) 我家少爷自从学堂中回来，晚饭也未曾吃，只觉得遍体发烧，说了一夜的胡话。今天到如今，尚未起床。
严氏 (白) 呵，晓得哉。你们老爷、太太平素敬神不敬吓？
跟役 (白) 我们老爷太太，素常是最信神的。
严氏 (白) 你们老爷太太，平常俱供什么神呐？
跟役 (白) 老爷最重玉皇大帝，太太最信城隍老爷。
严氏 (白) 晓得哉。
跟役 (白) 到哉，你请少待一时。
严氏 (白) 我有一句话，要同你讲。
跟役 (白) 有话请讲。
严氏 (白) 我们向来看香，是不许要钱的，专为行好。但是把病看好了，必须要烧香还愿。
跟役 (白) 是，是，但不知要怎样的还法？
严氏 (白) 必须要买檀香五十斤。
跟役 (白) 呵，檀香五十斤。
严氏 (白) 还要黄表一千刀。

跟役 (白) 黄表一千刀。

严氏 (白) 还要牛烛十斤，香油一百斤，一件不可少。你要先同你主人说明。

跟役 (白) 是，是，待我对主人言讲，必要照数买齐送去。

严氏 (白) 慢来慢来，这些东西你们皆不在行，买了来也不能用。

跟役 (白) 如此说来，怎样才能用来。

严氏 (白) 这此东西均要我自己去买，才能用得。请你主人算算，共须用多少钱，算得清楚，把钱来交给我，我去一件件买来，才能用得。你要对你主人说明。

跟役 (白) 是了，你暂请少待一时。

(严氏下。)

跟役 (白) 有请老爷太太。

(倪员外上。)

倪员外 (西皮摇板) 叫家人请师婆不见回转，

(倪安人上。)

倪安人 (西皮摇板) 好叫我老夫妻挂在心间。

倪员外 (白) 师婆请到了没有？

跟役 (白) 请到了。

倪安人 (白) 快快叫她进来。

跟役 (白) 她方才言道：若要看好了病症，必须要还愿。

倪员外 (白) 但不知是怎样的还法呢？

跟役 (白) 她言道必须要买檀香五十斤，牛烛五十斤，黄表一千刀，香油一百斤。

倪安人 (白) 只要看得好，就与她照数买来。

跟役 (白) 她说我们买的不能用，必须算清数目，须用多少银钱交给她，自去买办。

倪员外 (白) 只是钱太多了。

倪安人 (白) 但能将我儿的病症治好，就照数给她了。

倪员外 (白) 好。快快请她前来。

跟役 (白) 有请神仙。

(严氏上。)

严氏 (白) 来哉，来哉。可曾对你说哉？

跟役 (白) 俱已说过了，件件允从。

严氏 (白) 都答应了？

跟役 (白) 正是。

严氏 (白) 如此我就去哉。

跟役 (白) 请。

(跟役、严氏同转场。)

严氏 (白) 老爷，我们还要见礼了。

倪员外 (白) 罢了。

严氏 (白) 太太，你老人家好吓？

倪安人 (白) 老身好。请坐。

严氏 (白) 告坐。我说老爷、太太，有啥革事吩咐？

倪员外 (白) 只因我儿有病，特命人师婆医治。

严氏 (白) 少爷有病了？

倪员外、倪安人 (同白) 正是。

严氏 (白) 待吾来算算看。少爷今年大约是十四岁了？

倪安人 (白) 不错，是十四岁了，他平素身体倒也壮实，这病一定昨天下午得的。

倪员外 (白) 是呀，是下午得的。

严氏 (白) 他是从学堂里回来，就不得法，可是吓？

倪安人 (白) 是的，不错。

严氏 (白) 夜间必要发热，还要说胡话。

(倪员外望倪安人。)

倪员外 (白) 一点也不错，如同她亲眼得见一般呢。

倪安人 (白) 真是神仙一般。但不知要怎样医治？

严氏 (白) 快快预备香烛，待我请神来替他医。如果神仙一来了，你们快磕头才好。

倪员外 (白) 来, 看香案伺候。
 (二衙役同抬香案。严氏接香点, 假做鬼脸, 口中念咒, 烧纸马磕头, 坐椅, 假作睡, 忽瞪目大叫。)

严氏 (白) 哈哈, 吓哈, 暖呀暖呀吓吓嚏吓嚏! 吾乃玉皇大帝是也。

倪员外、
 倪安人 (同白) 神仙来了。快快向上磕头。
 (倪员外、倪安人同叩头。)

严氏 (白) 倪老头儿, 你这个人, 倒甚忠厚, 为人也好行善。你的儿子乃是菩萨案前的童子一转, 吾神本要他归位。只因严妈妈去请城隍来求吾神, 吾神因念你为人尚好, 因此下凡保获。倘若你能照严妈妈所说, 香烛油表如数买办, 吾神定保你的儿子三日内病体痊愈, 将来替你二老送终; 如若少给一样, 你的儿子的病可就不能好的了。

倪员外、
 倪安人 (同白) 求神圣多多保佑, 小老儿定当照数备办香表等物。
 严氏 (白) 既然如此, 吾神定必保佑。还有一件, 严妈妈你们请神, 大不容易, 你要给她大洋钱三百圆; 如若是给小洋, 可还须补水。

倪安人 (白) 是, 是, 是。一定要给她大洋的。
 严氏 (白) 千万不可翻悔, 吾神去矣。
 (严氏做睡, 打喷嚏, 做醒。)

严氏 (白) 哎哟, 不想我倒睡了一大觉。

倪员外、
 倪安人 (同白) 神仙来了。
 严氏 (白) 呵, 神仙来了? 但不知讲些什么话?
 倪员外 (白) 神仙保佑吾儿, 三月之内, 病体痊愈。
 严氏 (白) 道喜! 道喜!
 倪员外 (白) 来, 取银子来。
 (跟役取银。)

跟役 (白) 银子到。
 倪员外 (白) 此是买办香表的银子。
 严氏 (白) 呵, 多谢, 多谢! 吾要告辞了。
 倪安人 (白) 吾等就不送了。
 (严氏出门, 回。)

严氏 (白) 好像神圣还说有什么话来?
 倪员外 (白) 无有再说什么呀!
 严氏 (白) 启禀老爷、太太: 倘若神圣说的话, 你们若是隐藏不说, 欺哄于他老人家, 这个罪过可就更大了。那时神圣一怒, 定要叫你家败人亡, 实实可了不得呀!

(倪安人看倪员外。)

倪安人 (白) 还有三百元洋银, 神圣叫送于你用。
 严氏 (白) 哎呀呀, 这可使不得, 我们是不敢要银钱的。
 倪员外 (白) 务要收下。
 严氏 (白) 咳, 我若一定不要, 我也怕神圣不愿意, 他老人家一怒, 只怕也要叫我家败人亡。吾只好收下罢。多谢老爷、太太!

倪安人 (白) 不须谢了。
 严氏 (白) 这洋钱全是大洋, 没有小洋在内罢?
 倪员外 (白) 全是大洋。
 严氏 (白) 神圣是最恨小洋钱的。倘若小洋在内, 可是一定要补水的。
 倪安人 (白) 俱是大洋。
 严氏 (白) 既然你二位老人家如此虔诚, 就请到后面, 烧香磕头去罢。

倪员外、
 倪安人 (同白) 呵, 是了。
 (倪员外、倪安人同下。)

严氏 (笑) 哈哈哈哈哈!
 (白) 叫吾这样一诈, 竟诈了许多的洋钱。待吾到大马路, 看有多少风流子弟, 吾又可轧几个好姘头哉!

(严氏下。)

(完)